

伦理环境与伦理选择：重读坂口安吾的《白痴》

Ethical Environment and Ethical Selection:

Rereading Ango Sakaguchi's *Hakuchi*

王净华 (Wang Jinghua)

内容摘要：《白痴》被誉为“战后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小说”。作者以极端的方式展现了二战末期日本社会混乱、秩序崩溃的伦理环境，塑造了陷入到伦理困境之中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伊泽与白痴女的交往构成故事的伦理主线，伊泽的伦理选择贯穿故事始终。坂口以伦理书写的方式表达了对国家、体制的思考，提出个体面对反人性、反伦理、非理性的国家意志和体制挑战时应当如何抉择的问题。本论文的考察和分析否定了伊泽作为知识分子败北形象的主流观点，为重新解读《白痴》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关键词：坂口安吾；《白痴》；伦理环境；伦理困惑；伦理选择

作者简介：王净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华中科技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近现代日本文学。

Title: Ethical Environment and Ethical Selection: Rereading Ango Sakaguchi's *Hakuchi*

Abstract: *Hakuchi* is credited as “the first post-war novel in its real sense.” The author displayed the disordered and collapsed environment with disrupted orders in the Japanese society at the end of WWII in an extreme way and shaped the image of youth intellectuals sinking into ethical predicament. The contact between Isawa and the idiotic girl constructed the main ethical line of the story and the ethical selection of Isawa ran throughout the story from its beginning to end. Ango expresses his thoughts towards the nation and social system with the ethical writing, raising the question that how a person make the choice when he or she faces the anti-humanity, anti-ethical and irrational national will and institutional challenges.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is article negates the mainstream view that Izawa is the image of a defeated intellectual and provides new possibilities for reinterpreting *Hakuchi*.

Key words: Ango Sakaguchi; *Hakuchi*; ethical environment; ethical confusion; ethical selection

Author: Wang Jinghua is a Ph.D. candidate in Comparative and World Literature

at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nd Lecturer of Japanese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Japanese Literature (Email: wangjinghua@hust.edu.cn).

《白痴》（『白痴』1946）是日本无赖派作家坂口安吾（Ango Sakaguchi, 1906-1955）的代表作，最早发表于杂志《新潮》（『新潮』）1946年6月号。小说以1945年东京大空袭时期的日本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伊泽发现邻家白痴女躲入自己家中，出于好奇的心理与保护的冲动收留了她，在与白痴女的肉体交媾、逃难体验之中不断改变自身对于职业、他人的认识，最终在东京大空袭之后选择与白痴女在一起的故事，再现了战争末期，日本民众陷入颓废、堕落之中，找不到未来出路与存在价值的深层困境¹。

该小说一经出版，立即在日本文坛引起巨大反响，被誉为“战后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本多秋五25），坂口安吾由此成为备受关注的流行作家，战后日本文学的代表人物。围绕这部作品，以学者叶琳、秦刚为代表，中国学界给与充分肯定，认为该作品“给战后初期的文坛以强烈的冲击”（叶琳160）、“为战后文学打开了一个突破口”（秦刚21）。日本学界在普遍认同《白痴》揭示了战后初期日本人颓废的精神面貌，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²的同时，对该作品亦展开了多视角的研究，其中主题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归纳起来有如下观点。第一，将《白痴》视为战争文学，如奥野健男（Takeo Okuno）结合个人战败体验认为《白痴》真实再现了陷入无政府主义的国民的心境³。第二，将《白痴》归为肉体文学范畴，如战后民主主义文学评论家瀧崎安之助（Yasunosuke Takizaki）从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出发，指出《白痴》将人禁锢在性欲之中，人与动物并置的讽刺性描写反映了作者低劣的情感⁴；之后原卓史

1 围绕《白痴》的解读，日本学者宫泽隆义提供了以“空袭”作为外在表象解读《白痴》的新视角。参考宫泽隆义：『坂口安吾の未来——危機の時代と文学』（東京：新曜社，2015年）：122-145。

2 如著名思想家梅原猛在著作《虚无主义》中高度评价坂口在所有无赖派作家中最具反抗精神，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感受到日本的崩塌”，参阅梅原猛『虚無主義』（東京：筑摩書房，1968年）23。島田也指出《白痴》的意义在于揭示了日本在面对战败之际，直接面对“精神性的虚脱与昏迷的状态”，需要谋求新的价值转换的真相，参见島田昭男：「何処へ——女体追求の意味するもの——」，日本文学研究資料刊行会編：『石川淳・坂口安吾』（東京：有精堂，1988年）287。

3 参见奥野健男：『坂口安吾』（東京：文芸春秋，1972年）157。

4 参见瀧崎安之助：「終戦後の文壇への一瞥」，『芸術研究1』21(1946)：207-208。

(Takashi Hara)¹、相马正一(Shoichi Souma)²也通过文本细读证明该观点。第三,黑田征(Tadashi Kuroda)等从伊泽与白痴女交往的无效性出发,认为《白痴》反映了坂口的孤独主题。³还有观点认为作品探讨了战时体制瓦解后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我的问题⁴等等。对主题内涵首先提出质疑的是平野谦(Ken Hirano)。平野指出逃难之中的白痴女一度恢复人的意志,让读者产生一种人获得新生的感觉,但是到了作品末尾,人类的存在却依旧犹如“猪”一般丑陋,退回到开篇的状态,呈现出主题上的倒退,因而该作品难称“杰作”(平野谦 11)。这一观点对《白痴》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如大原祐治(Yuji Ohara)认为白痴不是探索如何与“猪”共生的美丽故事,而是伊泽自身如何像猪一样卑微生存下去的宣言(大原祐治 262);十返肇(Hajime Togaeri)提出《白痴》是“战后颓废文学的起点”(十返肇 126)、花田俊典(Toshinori Hanada)认为《白痴》的主旨是知识分子“理性败北”(花田俊典 462)等也都基于平野的观点。

以上研究成果对深入探讨作品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不过,不难发现,或许是受到时代背景、小说标题或者白痴女这一人物设定的影响,研究者对于该作品的研究已经陷入一个定式,有关伊泽的阐述几乎都是消极的、负面的、矛盾的、被动的。不仅如此,对于伊泽与白痴女身份关系的转变,伊泽与周遭人物的关系,以及大空袭下伊泽矛盾挣扎的大段心理描写也几乎无人提及。以上因素与作者的意旨息息相关,反映了坂口强烈的伦理意识以及对于国家、社会、个人的伦理思考。遗憾的是从伦理的角度分析《白痴》的研究几乎没有。本论认为《白痴》围绕伊泽与白痴女的交往展开叙事,反映的是伦理主题。本论尝试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剖析主人公伊泽所处的伦理环境、所陷入的伦理困惑、所做出的伦理选择,由此探讨作者的伦理主张。

一、无法逃离的伦理环境

不同于传统的文学批评,文学伦理学批评一贯强调要“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站在历史的伦理立场来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由此将社会事件、人物命运等问题串联在一起,并站在历史的角度做出道德评价(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56)。之所以要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就是为了更加贴近作品的真实,更为客观地阐释作品,这是理解文学作品的根本前提。就《白痴》这一作品而言,作者耗费大量笔墨从国家、社会、个人等层面刻画了伊

1 参见原卓史:「坂口安吾「白痴」論」,『国文学 解釈と鑑賞』4(2008)85。

2 参见相马正一:『坂口安吾 戦後を駆け抜けた男』(東京:人文書館,2008年)43。

3 参见黑田征:「『白痴』論——坂口安吾の素顔」,『坂口安吾』(新潟:野島出版,1976年):307-318。

4 参见時野谷ゆり:「占領期の言論統制と坂口安吾の創作活動の研究」早稲田大学博士論文(早稲田大学,2013年):37-52。

泽所处的多重伦理环境。

首先，小说构筑了一个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空间——战争下的日本，此为小说的第一层伦理环境。整部作品以二战末期的日本为大背景，以美军大空袭下的东京为舞台展开。作者细致再现了空袭的惨烈场面，以展现战争的残酷性和毁灭性。“当炸弹‘吱咚吱咚吱咚’地接连在附近发生爆炸时，它带来的那种令人绝望的恐怖感，绝对会把人吓得要死”（坂口安吾，《白痴》24-25）。¹ 飞机“像一个东张西望的怪兽在挥舞着一把巨斧猛砍一般[.....]让人感到一种面对死神的绝望”（25）。与此同时，作者还竭力渲染空袭之后东京满目疮痍、犹如废墟般的乱象，以反衬人如蝼蚁的惨境：

在被炸弹扫平的民宅之间，他不只看到飘落下来的被炸飞的女人腿脚、肠子流出体外的女人肚子，还有被扭断的女人颈项[.....]到处都是烧焦了的、堆在一起的尸体，样子同烤鸡串一般，既不令人感到恐怖，也不叫人觉得肮脏。这些尸体好像被烧焦的狗。不过，活着的人并不为这些徒然丧命的生灵感到悲痛。事实上，并不能说这些人像狗一样死去了，而是恰好和狗以及其他什么东西一起像烤鸡串一样堆在了一起”。（27）

人的生命变得脆弱不堪，毫无价值。这样的叙述构成一种反讽的张力，构建起“战争”作为吞噬个体强大力量的宏大叙事。

其次，小说构筑了伊泽生活的小巷世界，同样让人触目惊心。小说开篇极富张力地展现了一幅人畜无异的乱象：“在那座房屋里居住着人和猪、狗、鸡、鸭子。他们不仅居住在同一座房屋里，就连各自的食物几乎都没有什么差别”（2）。将人与动物安放一处，让人的存在如同动物一般卑劣，仅此一句已经将人类的社会秩序破坏殆尽。然后作者写到伊泽的邻居们：阁楼上租住着一对母女，女儿同时与多人保持平等的性关系，已怀有身孕却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香烟铺的老太太前后赶走了七八个情夫，正为找怎样的新男友犯愁；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亲兄妹结成夫妇；小妾和卖淫女的待遇令人羡慕（2-5）。对小巷世界的介绍主要围绕男女关系展开，性关系极度混乱是最显著的特点，而性关系的混乱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人类社会秩序在基本道德层面上的失守和人性的丧失。在此，坂口通过夸张、讽刺、荒诞的手法呈现了一个社会混乱、伦理失序、道德沦陷的世界。

不过，另一方面，小巷的人们还在定期召开会议，举行防空演习，领取军用补给，进行空袭操练。对此，评论家林淑美（Shukumi Rin）指出，《白痴》

¹ 参见坂口安吾：《白痴》，叶琳、杨波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白痴》的原文引用均出自此译本，后文出现的原文引用仅标注页码。

刻画的小巷世界就是战时体制下常会¹的写照（林淑美 374 — 402）。常会是政府内务省为了彻底统治国民成立的底层组织，是服务战争的最小机构，其目的是“培养国民之道德，团结其精神”²，普及全民道德教育，自上而下灌输天皇制与战时体制，以彻底推行奉侍天皇和国家的观念。坂口在描绘小巷世界时，高频率使用“常会”一词，可见坂口是在有意凸显“常会”的社会职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房东是常会成员，怀孕的女子曾经是常会的办事员，她与除了房东和常会会长以外的十多名常会成员保持平等的性关系，孩子的父亲就在其中。本应承担提升国民道德素质使命的常会组织变成道德沦陷、败坏社会风气的典型，带着小巷世界的人们滑向道德的深渊。在此，常会的机构化与小巷的无序化构成了一个反讽的世界，这是坂口安吾刻画的第二层伦理环境。

第三，小说构筑了伊泽职场的伦理环境。作为一名电影导演，伊泽从事的工作充满虚妄、无聊透顶。他以“贱业中的贱业”一词来评价自己的职业：“他们的工作就是要把握时代变动的节奏。在他们的世界里，不存在追求自我、个性和独创”（9）。不仅如此，与伊泽一样的所谓职业者，即导演们和企划部成员们“各自拉邦结伙，彼此建立起来的情谊如同德川时代的侠客一般，他们靠人情，面子来获取表现才能的机会。他们制定了一种比公司内部的职员还要严格的等级制度，据此维护各人的平凡性，把因艺术个性和天才而引起的争霸视为罪恶，并将其视作违反行规”（11）。坂口再次使用了反讽的手法描述了这一伦理环境。艺术最大的特征就是要突出个性、追求创新，而伊泽的公司却害怕独创、不断泯灭个性、追求同一化，且为旧制度的义理人情所束缚，“会消磨人的心性，毁灭人的创作热情”³。

第四，作为伊泽的私人世界，小说还刻画了一个重要的伦理环境，即“壁橱”（押し入れ）所象征的伊泽与白痴女的世界。小说当中，“猪舍”曾是白痴女日常的“避难所”，白痴女逃到伊泽家，真正与伊泽发生交集则始于躲入“壁橱”一事。“壁橱”一词贯穿小说始终，推动了故事的发展。小说中几个重要场景都发生在壁橱：发现白痴女，与白痴女第一次对峙，共同躲避轰炸，大空袭时将白痴女塞入壁橱后又将其救出等。壁橱是白痴女在伊泽家的栖息之所，伊泽白天上班，白痴女便躲入壁橱，伊泽对白痴女不断刷新认知等都与壁橱这一特殊空间紧密相关。日本学者将之比喻为“是母胎，是坟墓，是归属”（浅子逸男 117），认为就是这一片刻如同短暂的光明，尽管它瞬间

1 常会：日语为「隣組」，论文使用叶琳译本译为“街道居委会”，拙稿认为“常会”更能体现其政治性。

2 参见林淑美：『昭和イデオロギー思想としての文学』（東京：平凡社，2005年）381。

3 参见相馬正一：『坂口安吾 戦後を駆け抜けた男』（東京：人文書館，2006年）43。

再度陷入黑暗，却在二者的交流之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换言之，自“猪舍”到“壁橱”的转换，象征着在伊泽的心中，构筑起了一个仅属于自己与白痴女的特殊的“伦理环境”。

坂口在这篇不到3万字的作品中，构筑了四个层次的伦理环境——战争下的日本、小巷世界、职业场所、小屋橱柜，从国家、社会集体到伊泽个人，从宏观的外部环境逐渐走向微观的人物内面世界。不言而喻，处于或实或虚的“伦理环境”下的伊泽不满足于现状，却无法逃离也无力改变，陷入到难以纾解的矛盾与困惑当中。这样的伦理环境时刻束缚着伊泽的主体性选择，要求伊泽必须屈服于此。在此，坂口以极端的方式、矛盾的话语展现了战争末期日本社会混乱、秩序崩坏与伦理环境，凸显出这一环境下日本人无聊、空虚和扭曲的精神状态，同时也为读者带来一个悬念：伊泽将走向何处？

二、难以纾解的伦理困惑

站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伦理环境的构建往往能够为人物伦理困惑的产生有效地提供伦理语境，《白痴》这部作品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坂口所设定的伦理困惑就是与伦理环境相对应的、主人公伊泽的矛盾与困惑。

伊泽面临的第一个伦理困惑，就是无法理解小巷世界何以呈现如此乱象。伊泽当过记者，自认为对人生的内面已经有些了解，但这里的人心之冷漠、世态之艰难，依旧让他震惊不已。在伊泽眼中，这里的一切不仅违背了自己对于整个世界的认知，也与自身固有的伦理观念产生了巨大冲突。这里可以举例说明，兄妹成婚的哥哥有了新欢，妹妹服毒自杀，而医生却开出心脏病突发的诊断书草草了事。伊泽吃惊地问房东是哪个医生下的诊断，房东“一副目瞪口呆”的表情反问“你说什么？难不成她得的不是那个病？”^{（4）}由此可以看出伊泽无法理解小巷世界的人事，他根本不属于小巷世界，同时他也不愿意融入到这样一个伦理混乱的世界之中，因此倍感孤独困惑。如果说“常会”所表征的小巷世界是当下日本这一国家的缩影，小巷世界的人们是日本国民的代表，那么无法融入小巷世界的伊泽则陷入到某种身份危机之中——这一身份危机体现为作为国民的身份危机，没有同伴的伊泽无法在小巷世界找到身份认同。正是这种身份认同危机让伊泽陷入到伦理困惑与孤独不安之中。

伊泽面临的第二个伦理困惑，就是职业身份所引发的矛盾与对抗。坂口设定的伊泽这一人物的身份——一名报社记者、文化电影的导演，也与时代存在交织错位。1939年，日本实施电影法，制定了电影制作·配给的许可制、从业人员登记、脚本事前检阅、强制上演文化电影与新闻电影等一系列法律。¹伊泽的公司正是基于这一法令，才不断拍摄与时局联系紧密的电影。坂口在

1 参见《世界大百科事典》，“映画法・日本映画”。<https://kotobank.jp/word/%E6%98%A0%E7%94%BB%E6%B3%95-1148952>. 2018年6月22日。

小说中这样写道：“公司正在制定计划拍摄《保卫拉包尔》《监视飞往拉包尔的飞机》等宣传片时，美军已经通过拉包尔在塞班岛着陆了。在《塞班岛决战！》规划会议还没有结束时，塞班岛就失守了”（12）。尽管日本一次次失败，但是“公司接连不断地推出极度无聊的奇怪片子[.....]艺术家们的热情极为强烈”（12）。伊泽向部长提出抗议，部长告诉他：“只要按照公司的计划拼命做好普通工作，就能领到工资，其他的事情就不要考虑了”（12）。由此可见，这一职业纯粹只是为了迎合国家政策，职员们只是一群为了生存而生存，听命于国家意志，丧失理性思考的人。伊泽对艺术有自己的理解，无法放弃艺术的个性与独特性，因此不断遭到同僚的排挤、敌视甚至打压。这一处境再次让伊泽陷入到无法被认同的身份危机之中。这一身份危机体现了作为职业人的伦理困惑：究竟是要趋同而选择屈从战争时期的政治体制，成为为战争服务的人，还是坚守自身作为艺术家的底线，保持自由奔放的热情，伊泽陷入到矛盾困惑当中。

第三个伦理困惑，来自于与白痴女的交往。这一伦理困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是否接受与白痴女的关系。白痴女是伊泽的邻居，有夫之妇。某天，白痴女潜入伊泽家中，伊泽收留她并与之发生了肉体行为，伦理身份就此转变，从普通邻居变成情人。伊泽既有的伦理价值观让他害怕世俗的流言，是否要接受的“情人”（而且是白痴的情人）这一新的伦理身份自始至终困扰伊泽。其二是如何看待白痴女。承前所述，坂口安吾通过“猪舍”与“壁橱”的隐喻暗示了这一问题。一方面伊泽认为白痴女是一种动物性的存在，小说之中，坂口大量地运用了比喻手法，将白痴女比喻为“青虫”“泥土做的玩偶”“猪”。——将之比喻成动物，意味着伊泽眼中的白痴女不具备理性意识，是可悲的、丑陋的、无用的存在，伊泽甚至幻想战火毁灭她；另一方面，伊泽又认为白痴女是“为我而造”的人偶，喜怒哀乐一展无余，伊泽此刻最需要如白痴女一样简单而率真的心灵（17）。作为特殊人群，白痴女的行为主要受到兽性因子控制，表现为自由意志，行为的动物特征更为明显。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她才不会被两百元工资的“恶灵”所束缚。某种意义上说，白痴女超脱了世俗社会，这让伊泽“受到侵蚀的”（20）“极为卑小的”（20）内心开始发生变化。正因为她的动物性，其本真、纯粹的性格才不会被俗世污染。伊泽形容白痴女“好像一块很薄的玻璃片”（20），而玻璃片也成为伊泽的一面镜子，让伊泽不断反观自身——白痴女对肉欲毫无掩饰的渴望，对死亡赤裸裸的恐惧都是最为本真的表达；所谓的理性、世俗道德在她面前变得虚妄，这种纯粹让伊泽既害怕又向往。对于伊泽而言，白痴女实质上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存在，对白痴女的认知直接关系到伊泽对于自身的认知。“是否接受情人关系”与“如何看待白痴女”两个问题相互交织，困扰着伊泽，也让伊泽陷入到自我认知的困惑与思索之中。

综上，伊泽的伦理困惑源于自身固有的伦理价值观与周遭发生严重的矛

盾冲突,不仅如此,这一冲突还带来更为深层的问题。正如文学伦理学批评所示,“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3)坂口安吾设定的伦理困惑之中,事实上皆隐藏着对身份的怀疑与困惑。围绕小巷世界的伦理困惑揭示了作为国民是否必须认同日本这一国家的伦理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身份危机;到了职场,这个问题转化为职业者是否应当为国家、为体制而服务的社会伦理问题;在面对个体——白痴女之际,伦理困惑的焦点转为对待白痴女的矛盾态度和无法确定与白痴女的伦理关系上,这导致伊泽陷入到自我认知的伦理困惑与作为个体的自我身份危机当中。时代剧变带来的价值崩坏让一个原本拥有满腔热情的文艺青年陷入到重重迷惘与困惑之中,找不到自我存在的价值,找不到归宿,犹如孤独的行者在生活与工作的两极之间穿行。

三、伊泽的伦理选择

从作品整体的谋篇布局来看,我们可以很明晰地看到作者煞费苦心搭建伦理环境,凸显伊泽的伦理困惑,其目的就是为了将主人公置身于被小巷邻居和公司同僚所抛弃的孤立境地,将之推向与白痴女独处的世界,为之后伊泽的伦理选择埋下伏笔。倘若没有战乱,没有空袭,作为正常人的伊泽邂逅白痴女并与发生一系列故事则显得极不自然。如上所述,在战争的强大吞噬力下,伊泽最终或许也会成为精神麻木之人,白痴女的出现使得整个故事发生反转,伊泽与白痴女的交往构成故事的伦理主线,伊泽的伦理选择贯穿故事始终。

伊泽做出的第一个伦理选择,就是决定收留白痴女。小说之中,回到家中的伊泽发现了历经万难、潜入家中的白痴女。是否收留白痴女,坂口安吾描述了伊泽两难的心理活动:“深夜叫醒邻居,把这个恐惧不安的女子送回去也不好办。然而,留她在这里住一晚上,天亮以后再送她回去,又会产生误解。”(14)就伦理身份来说,伊泽只是白痴女的邻居,留宿白痴女将会破坏名声,使自己陷入被误认为道德失范的尴尬境地。反之,白痴女因为害怕丈夫和婆婆的恐吓,冒着生命危险投奔伊泽,依照道义必须留下白痴女并保护她。维护个人名声与生命救助形成伦理悖论,使伊泽陷入到伦理两难的境地。让伊泽做出决断的是一种“奇妙的勇气”(14)。长期处于伦理失序环境下,不得不面对一群麻木无聊之人的窘境让伊泽逐渐丧失生活的热情,逐渐变得世俗,这让伊泽无法忍受。伊泽的生活需要一种刺激,白痴女的到来让他长期的积郁找到了宣泄的出口。“今晚要保护这个白痴女,除了当下这个义务之外,无需多想什么,害怕什么!”(14)。显然,这一冲动的道德救助行为是对束缚个性的国家体制的本能反抗和挑战。人性因子让伊泽选择救助白痴女,不过,从这句话中不难发现伊泽的决定出自人的本能与冲动,主要体现为自由意志。

伊泽做出的第二个伦理选择，就是与白痴女发生不正当关系并与之同居。“伊泽需要女人。想要女人一直是伊泽最大的愿望”（19），但是，伊泽却选择和有夫之妇发生肉体关系，触犯了伦理禁忌，随后与白痴女同居更是重复这一伦理犯罪。伊泽的这一伦理选择是自由意志战胜理性意志的结果。“体现兽性因子的人体感官能够产生强大的欲望和情感，即自由意志，因此在强大的肉欲面前，人的理性意志往往也显得无能为力”（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8）。伊泽受到本能欲望驱使，理性意志无法约束自由意志，导致他违背道德原则，一味与白痴女追求感官上的快乐。与自由意志相对立的，则是来自良心的谴责。伊泽曾经想要把秘密告诉裁缝店老板，但是又对自己这种卑劣的坦白感到绝望，因为那不过是“自我欺骗的可悲手段”（23）而已。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伊泽的矛盾与挣扎。当理性意志恢复的时候，伊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无异于小巷中的其他人，并希望通过“坦白”减轻自己的罪恶感；与此同时他又意识到坦白本身的虚伪性与无效性。由此，基于私欲的需要，伊泽继续把白痴女藏匿在家中，陷入到了无限的堕落之中。伊泽的伦理身份也发生了转变，从白痴女的普通邻居转变为白痴女的情人关系。

对于这样的伦理身份，伊泽显然不肯接受。“一离开家就会把白痴女忘却，就好像她的存在在记忆中早已不明晰”（22）。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伊泽的这种遗忘属于“有意遗忘”，是指下意识的，不让某些信息重现在记忆的一种行为。为了降低心理的不舒适感，人们会逼迫自己将引起身心疲惫或者痛苦体验的事情通过歪曲甚至是诋毁的方式让其消失。伊泽不愿面对自己犯下的罪行而选择遗忘白痴女，试图以此减轻道德犯罪感，甚至希望战火毁灭她，来逃避应当承担的伦理责任。这是受到兽性因子驱使产生的非理性的想法。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忽视有意遗忘的两面性。希望遗忘白痴女恰好证明白痴女对他影响之深。“在车站的小酒馆前的疏散队伍中，在队伍走过之后留下的半截木棒上，在遭炸弹毁坏的高楼大厦的坑洞、大街上的废墟中，伊泽都能隐约看到白痴女的容颜”（22）。可见白痴女不仅没有被遗忘，相反已经烙在伊泽的内心深处，挥之不去。正是因为内心尚存人性因子，伊泽才会挂牵白痴女，正是因为害怕来自世俗的道德批判和道德惩戒，伊泽才会希望战火销毁一切证据。

伊泽做出的第三个伦理选择，就是在东京大空袭之中拯救白痴女。面临死亡，伊泽在自我逃亡与救助他人的选择中痛苦挣扎。本能的逃生欲望催促他离开，但另外一个自己却在阻止，因为白痴女还在房间里。伊泽必须等到所有人都离去方能施救，否则人们就会发现他带着白痴女。“再等三十秒，再等十秒吧”（33），要不要救出白痴女，伊泽备受煎熬。在此，我们既能看到伊泽强大的伦理道德意识，又能看到伦理身份、伦理秩序对人的行为的巨大影响。生存欲是人类最基本的欲望，它足以让人丧失理性。如果说伊泽对白痴女的性行为以及希望毁灭白痴女的想法展现了伊泽兽性的一面，那么

在生存欲望与他者救助之间，我们看到的则是伊泽人性的一面。冒着生命危险留下来源于强烈的道德感，正是对高于生存欲望的道德的追求让伊泽有勇气面对死亡的恶灵。另一方面，伊泽不敢立刻施救还反映了伦理身份对伊泽行为的限制。正因为伊泽没有勇气公开他们的关系，救出白痴女，有可能暴露秘密，伊泽将名誉扫地，如果不救，伊泽于良心不安。在此，个人名誉与生命救助形成一对矛盾体。最终强烈的伦理道德意识驱使伊泽救出白痴女。逃亡中，伊泽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要死的话，我们也该两个人在一起。你不要怕，不要离开我！[.....]属于我们两个人今生的道路永远就是这一条”（35）。由此伊泽确定了与白痴女情人的伦理关系，决定将自己未来的命运与白痴女联系在一起。

人是由斯芬克斯因子构成的复杂的矛盾体，斯芬克斯因子中的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不同组合和变化，导致文学作品中人物的不同行为特征和性格表现，形成不同的伦理冲突（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38）。伊泽与白痴女交往中的种种伦理选择，体现了伊泽作为一个真实的人必然具备善恶并存的特点。这一点与小巷世界丧失伦理道德观念的人们¹，与公司丧失理性意志的同僚有着本质区别。分析这一交往过程，从带有冲动性的本能救助，到担心恶行败露希望毁灭白痴女，再到空袭中的生命救助，从被动接受新的伦理身份到主动选择与白痴女在一起，伊泽的伦理选择一步步由非自主到自主、由外部行为转向内在心灵，由担心世俗名誉的心理斗争转向伦理意识的升华，从而不断推动故事的演绎与问题的展开。

四、《白痴》的主题

综上，《白痴》讲述了处于迷惘困惑中的伊泽与白痴女从偶然的结合，经历了一系列伦理选择，最终与之结合成命运共同体的过程。那么，作者为什么设定一个“白痴女”而不是其他人与伊泽在一起？“白痴”有何寓意？小说叙述伊泽的伦理选择过程究竟要表达怎样的主题？要解答这些问题还是需要回到文本，考察作家的主张。

如前文所述，伊泽看待白痴女的态度存在矛盾：一方面，伊泽将白痴女比喻为动物，是原欲的代表，丑陋不堪；另一方面，伊泽心理上需要白痴女这样的存在。正因为白痴女的动物性，她本真、纯粹的性格才不会被俗世污染。在这个充满伪善、虚妄、肮脏的俗世中，伊泽不免被“染黑”，疲惫不堪的伊泽需要的正是这种本真和纯粹（17），这为他自我救赎带来希望。尽管伊泽对于白痴女因自然意志表现出的赤裸裸的原始欲望既鄙夷又嫌恶，但是对

1 小巷世界并非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刻都表现出丧失了伦理道德，譬如在逃亡之际，裁缝店老板提议伊泽与自己一起逃走。但是裁缝店老板对于医生开出错误的诊断书却习以为常。从根本上说，裁缝店老板已经丧失了基本的伦理价值判断能力，在小巷环境的浸染下变得麻木，这是坂口刻画小巷世界的意图之所在。

由此带来的无垢的一面却心向往之，这为伊泽的伦理选择提供启示：该如何摆脱作为国民和职业人的身份认同危机？是与身边的人同流合污、一道陷入伦理混乱，跟随潮流而走，成为政治体制、国家权力下的存在，还是如同白痴女一样，褪去社会身份，脱离伪善的道德，作为无垢的存粹的人的存在？在与白痴女的交往中，伊泽做出了自己的伦理选择，认识到只有把大义名分、虚名伪节的外衣悉数撕除，袒露真心，去追求自己本来的面目之后，才会有真实的自我以及人性的诞生。正是这样的伦理诉求让伊泽选择与白痴女结成命运共同体。到了小说的最后，伊泽与白痴女一道逃亡，逃亡到与逃难大军截然相反方向、看不到人烟的地方。这种逃亡就是在尝试脱离小巷世界和职业场所以及其代表的“国家”“社会”，尝试褪去国民身份与作为职业者的社会身份，选择作为一个“自由”的人开辟全新的生活，这或许是伊泽做出的最为重大的伦理选择。

日本战败之际，响应“为天皇而战”号召投入战争的国民并没有得到天皇的安抚，而是天皇本人“吾非现人神”的人间宣言。战争期间鼓吹圣战的政客摇身一变成为战争的反对者。该如何安置失去亲人、丧失家园的普通国民的心情？精神支柱瞬间崩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国民在精神上陷入真空状态。作为一个文学家，坂口借助小说创作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多角度地表达了对国家、政治制度的批判和对人性的反思。

首先，坂口构建伊泽的多重伦理环境是对国家体制的一大批判。通过再现战争的恐怖和残酷，描绘日本民众麻木、扭曲的精神状态，揭露了日本这一国家机器和天皇制的本质，警示世人认清国家机器、天皇制吞噬个体理性意志的真相。其次，坂口对麻木的国民大众也予以了强烈的批判。正是他们的盲从，甘愿成为国家机器生产出来的“工具式”的人，才会让统治者的“阴谋权术”（坂口安吾，『堕落論』515）得逞，导致国家体制的持续崩坏，战争不断升级，坂口极力渲染战争的恐怖和残酷，正是对这种单向度的人的惩罚。最后，坂口详细描述伊泽的伦理选择过程，亦是针对国家和既有体制的质疑与反抗。伦理困惑是理性思考的体现，不言而喻，法西斯统治者最为害怕的就是国民保持清醒和理性，他们对人性的桎梏就是要抹杀人的理性，把国民培养成伊泽的邻居和他的同僚之类的人物。反过来说，伊泽受到自己作为国民、职业人的身份认同危机困扰本身就是对国家体制的质疑，这是理性意志的反映。对于这样的身份认同危机，伊泽没有选择通过顺应去化解，而是直接选择放弃，成为体制之外的自由之人。在无力改变大环境的情况下，伊泽通过这一选择展现了自己的抗争意识。伊泽与白痴女的交往过程同样体现了这一点。伊泽对白痴女保护与毁灭共生的心态恰好说明了人性的真实性。这一伦理选择过程是人性因子战胜兽性因子，理性意志战胜自由意志的过程，伊泽最终选择与白痴女在一起充分体现其人性因子的复活，彰显了伊泽的伦理道德意识。

对国家、历史、人性的思考是坂口文学的一贯主题。从同期发表的代表评论《堕落论》（坂口安吾，『堕落論』1946）、《续堕落论》（坂口安吾，『続堕落論』1946）也可管窥《白痴》的主张。在《堕落论》中，坂口疾呼“生存吧，堕落吧”（坂口安吾，『堕落論』521），鼓励国民从旧有的体制上“堕落”下来。在《续堕落论》中坂口进一步强调“只要天皇制和历史的精心策划留在日本人的观念中，日本就不可能盛开真实的人性之花。”（坂口安吾『続堕落論』589）坂口批判“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对人性的压制，所谓“人性之花”指的就是人要保持理性，具备伦理意识，成为真正的人。这一点洽和了聂珍钊在《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中所提示的“只要人性因子存在，它就能开放出人性的花朵”（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38）。作为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坂口以笔为武器，控诉国家体制的不合理，为读者带来伦理启迪。

概言之，《白痴》体现了战争体制下坂口对人性的理性反思和针对颠覆人的存在感与价值观念的腐朽体制的批判。小说在这样的审视、回顾、批判、反思、重塑的话语下开启了战后日本文学的创作之路。尽管这部小说带有战后文学的虚无主义色彩，但是这既非主题上的倒退，也不是所谓知识分子的理性败北，而是作家以伦理书写的方式，表达了对国家、体制的思考，提出个体面临反人性、反伦理、非理性的国家意志和体制挑战时应当如何抉择的问题。

Works Cited

- 坂口安吾：『堕落論』，『坂口安吾全集』14。東京：ちくま文庫，1990年。
 [Ango Sakaguchi. *Darakuron: The Complete Works of Ango Sakaguchi*. Vol. 14. Tokyo: Chikumabunko, 1990.]
- ：《白痴》，叶琳，杨波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 *Hakuchi*. Trans. Ye, Lin & Yang, Bo.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P, 2015.]
- ：『続堕落論』，『坂口安吾全集』14。東京：ちくま文庫，1990年。
 [—, *Zokudarakuron: The Complete Works of Ango Sakaguchi*. Vol. 14. Tokyo: Chikumabunko, 1990.]
- ：『坂口安吾全集』16。東京：筑摩書房，2000年。
 [—, *The Complete Works of Ango Sakaguchi*. Vol. 16. Tokyo: Chikumashobo, 2000.]
- 十返肇：「坂口安吾論」，関井光男編：『坂口安吾研究Ⅰ』。東京：冬樹社，1972：121-134。
 [Hajime Togaeri. "On Ango Sakaguchi." Mituo Sekii. *The Study of Ango Sakaguchi* I. Tokyo: Toujyusha, 1972: 121-134.]
- 浅子逸男：『坂口安吾私論——虚空に舞う花』。東京：有精堂，1985年。
 [Ituo Asago. *On Ango Sakaguchi: A Dancing Flower in Fantasy*. Tokyo: Yusedo, 1985.]
- 平野謙：『文藝時評』。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63年。
 [Ken Hirano. *The Literature Review*. Tokyo: KawadeShoboShinsha, 1963.]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Nie, Zhenzhao. *An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秦刚：“以反逆的姿态‘堕落’与‘无赖’——日本作家坂口安吾文学创作概述”，《外国文学》5（2004）：20-21。

[Qin, Gang. “‘Depravity’ and ‘Scoundrel’ in Reverse: An Overview of Japanese Writer Ango Sakaguchi’s Literary Creation.” *Foreign Literature* 5 (2004): 20-21.]

黒田征：「『白痴』論——坂口安吾の素顔」，『坂口安吾』。新潟：野島出版，1976年。

[Tadashi Kuroda. “On *Hakuchi*: A True Ango Sakaguchi.” *Ango Sakaguchi*. Nigata: Nojimashuppan, 1976.]

相馬正一：『坂口安吾 戦後を駆け抜けた男』。東京：人文書館，2006年。

[Shoichi Souma. *Ango Sakaguchi: The Men after the War*. Tokyo: Jinbunshokan. 2006.]

本多秋五：『物語 戦後文学史』。東京：新潮社，1965年。

[Shugo Honda. *Monogatari Postwar Literary History*. Tokyo: Sinchosha, 1965.]

林淑美：『昭和イデオロギー——思想としての文学』。東京：平凡社，2005年。

Shukumi Rin. *Showa Ideology: Literature as an Idea*. Tokyo: Heibonsha, 2005.]

原卓史：「坂口安吾「白痴」論」，『国文学 解釈と鑑賞』4（2008）：85-89。

[Takashi Hara. “On Ango Sakaguchi’s *Hakuchi*.” *Japanese Literature Interpretation and Appreciation*. 4 (2008) : 85-89.]

奥野健男：『坂口安吾』。東京：文芸春秋，1972年。

[Takeo Okuno. *Ango Sakaguchi*. Tokyo: Bungeishunshu, 1972.]

花田俊典：「白痴」評釈，『坂口安吾生成』。京都：白地社，2005年。428-464。

[Toshinori Hanada. “Critics and Interpretation on *Hakuchi*.” *Being Ango Sakaguchi*. Kyoto: Hakujisha, 2005. 428-464.]

瀧崎安之助：「終戦後の文壇への一瞥」，『芸術研究 1』21(1946)：199-228。

[Yasunosuke Takizaki. “A Glimpse of Postwar Japanese Literary Circles.” *Art Studies* 121 (1946) : 199-228.]

大原祐治：『文学的記憶・一九四〇年前後——昭和期文学と戦争の記憶』。東京：翰林書房，2006年。

[Yuji Ohara. *Literary Memory during the 1940s--- Literature and the Memory of War on Showa Time*. Tokyo: kanrin Shobo, 2006.]

叶琳：战后日本文学的一朵“奇葩”——战后派文学剖析，《当代外国文学》1(1999):159-163。

[Ye, Lin. “An ‘Exotic Flower’ of Postwar Japanese Literature— Post-war Literary Analysis.”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1 (1999):159-163.]

時野谷ゆり：「占領期の言論統制と坂口安吾の創作活動の研究」，博士論文，早稲田大学，2013. 37-52。

[Yuri Tokinoya. “A Research on the Speech Control during the Period of American Occupation and Ango Sakaguchi ‘s Creation.” Doctoral Dissertation, Waseda University, 2013. 37-52.]